



崇山峻岭 摄影 | 周文静

## 心灵家园

### 老榆树

老宅门前有一棵老榆树，是父亲当年用榆钱种植的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，空巢年迈的父母搬到了上海，在儿女身边安享晚年。老宅卖给了邻居小武。如今几十年过去了，老宅已经不复存在。只有那棵老榆树依然挺拔蓬勃地生长着。

老榆树大概三十几岁了。树干比碗口还要粗，树冠大约有五六米，虽经岁月洗礼，依然枝繁叶茂，显示出其顽强的生命力，无论严寒还是酷暑，它始终英姿飒爽，就像一名忠实的哨兵，守护着家园。远远望去，高大的老榆树会非常醒目地映入眼帘，仿佛在告诉我说，找到我就找到家啦。

如今，父母耄耋之年先后离世，故乡的情结越来越少了，只有我们兄妹几个扫墓后，才会不约而同地驻足老榆树下，一起合个影，追忆那些难忘的童年时光。每逢春天，和煦的阳光洒满院落，春风拂面春意暖。门前的老榆树挂满一串串毛嘟嘟的榆钱，在微风中飘舞着，忽如一夜春风来，榆树榆钱串串开。年复一年的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

每逢榆钱成熟的时候，年少无知的我们站在凳子上去采那一串串的榆钱。小妹调皮地喊：“我们比赛呀，看谁采得多。”老哥为了能拿第一，一不小心还从凳子上摔到了地上，我们几个笑得前仰后合，开心的笑声久久回荡在庭院中……

曾几何时此庭中，老宅榆树相映浓。老宅已随岁月去，榆树依旧笑春风。一枚极轻的榆钱，竟能孕育出如此磅礴的生命。时光如白驹过隙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老宅门前的老榆树，在喧嚣中宁静致远，在孤寂中坚定沉着，生命的底蕴如此地厚重。每当我们望着老榆树，就像老朋友相见一般。老榆树啊，一切曾经出现在我生命中的那些所谓的得与失，彷徨与茫然，此时此刻，都已烟消云散了。老榆树永远根植在我们的心灵深处。

郭秀云

## 名家佳作

### 资水帆影

廖静仁

秋高气爽，有微风轻轻地吹着。这当然是跑上水船的最好时光。

心里真渴望得很。渴望那远逝了的白帆重又一页一页地吻过来，又一页一页地翻过去，乘风破浪，一副极是得意的样子。回想一下，方知那帆是大度的，它们从不在乎是东南风，或者是西北风。并且帆是机智的，只须往左或往右侧侧身子，都能够借助到风的力量。当然，更准确地说，是因为驾船人的智慧，是驾船人不时在把那根牵引帆篷的缆绳拉扯向左边抑或右边，兜住满满的一帆风，把握住手中的舵柄，让船儿稳稳地向前行驶……

仿佛就有了一种万古如斯的感觉，一页帆、十页帆……甚至无数页帆，都是这样的吻过来了，又翻过去了。那个时候，我却不知道女诗人舒婷的那首诗《双桅船》：“雾打湿了我的双翼 / 可风却不容我再迟疑 / 岸呵，心爱的岸 / 昨天刚刚和你告别 / 今天你又在这里 / 明天我们将在 / 另一个纬度相遇……”当时我还很小。很小的我跟随父母亲驾船跑资水时，还没有到启蒙上学的年龄。

是什么时候呢？这意境被破坏了。

八百里长长的资水，流淌着的全都是马达的轰鸣，白帆已不再见，帆船从此匿迹。显出一副专横跋扈样子的，当然是机器船莫属了。

老父亲确实是伤感过一阵子的，

从感情上讲，毕竟有些过不去，但后来他终于又破涕为笑了，笑得前仰后合，他说：“如果你母亲健在多好，已不必让她一个妇道人家四脚狗爬地地拉纤了！”我当然是无所谓，惟一感到有点遗憾的是，那首《双桅船》的短诗，也将从此变得与后来人陌生。

有一位年轻女子把双脚浸在江水里，她正在躬身濯洗衣服呢。看着那窈窕的背影，我真疑心那就是我的姐姐纤儿。记得父母亲总是视姐姐为掌上明珠的，从不肯让她上船跑水路，说江风要是把她的皮肤刮得又黑又粗，将来可就找不着吃国家粮领国家饷的如意郎君了。也是呵，作为女儿，姐姐对前程是可以选择的，不像我们男儿，一辈子除了选择资水，选择船，别无其它前程可寻。

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他们想让姐姐能在岸上找一个好对象，一辈子不与风浪打交道，也并不是过分的企盼。但是，他们却不真正地理解自己女儿的一颗春心——姐姐却是恋着资水的。她的感情，只想着要倾注在船夫和纤夫们的身上。那时，我也念过四年初小了，偷偷地翻看过姐姐珍藏在枕旁的日记。在日记中，她说：母亲在资水上怀我，在资水上生我，我是资水的女儿……

是不是前世注定的缘分呢？那一年初春，我姐姐正在江边濯洗衣服，

有一年轻汉子拉着上水船从她的身边擦过去，不小心间，姐姐被那汉子的纤绳弹进了滚滚滔滔的江水中……仿佛是有早有准备似地，那汉子把手中纤绳一甩，便纵身跳入了激流，于激流中把姐姐托举着救上了岸来……

就这样，在姐姐与父母抗争了不算太短的一段时间后，终于嫁给了那位舍身救美人的年轻汉子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段良缘完全是姐姐与姐夫自我设计而成的。

得益于资水，才有了姐姐与姐夫的那段风趣而幽默的爱情故事。

然而，现在的纤道荒芜了，再不见纤夫沿着江岸拉纤了，资水的儿女们，你们还能演出那样风趣幽默的小品么？

像是回答我的显得有几分幼稚的提问似的，轰鸣的马达声盖了过来，我便清楚地看到，一艘油漆铮亮的小机船箭一样地射向了那位濯洗衣服的女子，我正揪着一颗心怕会伤着那女子时，小机船一侧身便绕女子擦了过去，再定睛看时，那女子已奇迹般地驾着年轻的汉子并排立船头上了……

哦，风趣幽默的小品竟被快节奏的动作片所替代呢。

但我还是渴望得很。渴望那远逝了的白帆重又一页一页地吻过来，又一页一页地翻过去……

## 青春故事

### 高考往事

刘年贵

随着高考愈来愈近，我们学习的紧迫感与日俱增。倒是学校似乎放松了监管，自六月一日起，不再查迟到、早退和旷课了。各任课老师一改往日的严肃，和蔼地坐在讲台前给学生进行单个答疑，甚至允许学生看其他科目资料，做其他科目卷子。

哪怕是学生不在教室里面，都是允许的。于是，走廊上、树荫下、操场上，随处可见有学生在轻声背诵复习资料。

高考只剩下一两天了，教室后面贴满了黄冈、雅礼、长郡等学校各种押题卷，各任课老师也时不时地出现在教室里，强调即将来临的高考中最有可能出现的知识点。在我看来这是很有必要的，就拿高考文综来说，我们当年几道选择题和前几届的一道大题还真被押中了。

当高考剩下最后一天，上午学校举行考前动员大会，校长在台上给大家做最后的讲话，当他说起谁谁从这里走出来，成为某985、211名牌大

学生，台下的我们群情激动，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充斥着自己，要在即将来临的高考中大显身手。下午学校统一组织去考点看考场，余下的时间自行安排。那天虽然没有晚自习了，但是还有不少学生自发地在教室里看书，临近毕业了，对这里的一切还真无比眷恋。

七号早上八点，大家在学校齐集待发，当我们走出校门时，身后响起了长长的鞭炮声，那是学校在为我们送行，也在预祝我们考出好成绩。沿街各店铺在我们经过时，也放起了鞭炮。

当考生入场信号响起，我们纷纷跨过警戒线走向自己考场时，意外的一幕发生了。有位男生在父母的陪伴下——我们那时过来陪送陪考的家长还是比较少，所以大家早就注意到了，之前还是有说有笑地，然而当他走过警戒线，刚走到楼下又突然折返。任是父母跪在面前，苦苦哀求他重返考场，他都不为所动，据说后来在工

作人员的耐心劝导下，还是进入了考场。也不知道他最后怎么样了。

我的一位同学，他在第一场语文考试写作文时，手中的笔芯没墨了，于是习惯地抓起备用的笔继续写。可是等他走出考场，才意识到刚才使用了蓝黑两种颜色的签字笔作答，按照规定语文成绩是以零分论处的。考试的时候由于他过分把精力集中在答题上，都没有注意到……他当天中午饭都没有吃，一直在哭。

还有一位其他班的女生，在英语考试中一开始填涂答题卡时，不小心把2B铅笔的笔芯擦断了，她又没带备用笔和小刀，更不知道（或许不敢）向监考老师求助，结果那么多选择题她是没填涂几个，最后哭着走出了考场。要知道那时高考英语150分的卷子，选择题占了115分，而且据说她平时英语成绩很好，一般在130分以上，这对她影响得有多大？！

这高考往事啊，每每想起如在昨日，既是五味杂陈，又是刻骨铭心……